佛說慧印三昧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佛教典籍

佛說慧印三昧經　吳于月氏
譯者：支謙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

參考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底本：大正新修大正藏經錄入

佛說慧印三昧經一卷

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摩訶比丘僧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菩薩有四十億人，皆逮得陀隣尼，悉得諸三昧，皆逮得空法，皆得寂無想法，悉逮得不動搖願，悉得無所著陀隣尼行，得無央數陀隣尼門。

佛爾時便三昧三摩越，[火*霍]然無色，不可見，不可得，如虛空不可知，無所住，不可得，無吾，無作，亦無來，亦無去，亦非住，亦非止，亦非偶，亦非不偶，亦非身，亦非憂，亦非喜，亦非心，亦非不隨心，亦非行所語，亦不有是語空，亦非著。佛爾時作是三昧三摩越，便不見佛身，亦不可得想。佛身、佛心、意亦不可得想，亦不見中衣、外衣及與坐，亦不見經行時，亦非聲。

爾時三昧威神照三千大千日月，於是三千大千佛剎諸日月光明，皆為覆蔽不見；諸摩尼寶、諸踰填寶、諸天及天坐、諸釋梵所有名香，悉為其歇，是皆三昧威神力之所蔽隱，三千大千剎土但聞是三昧香；照於諸佛剎，其中人民眼不為遮迦恕、摩訶遮迦恕及須彌山、諸黑山之所覆蔽。

爾時便有七寶交露，覆蓋三千大千剎土。一切諸佛剎及與竹園、耆闍崛山，若干種華悉遍布滿其中。其地悉平等，地為生蓮華。其華大如車輪。一華者有十萬葉。其花上悉有七寶蓋。摩竭提國界地悉為柔軟如天綩綖。

有東方恒邊沙佛等，遣無央數一生補處菩薩，令到沙訶樓陀剎土：「有多陀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名為釋迦文，今現在一切諸佛境界，深入多陀竭慧印三昧三摩越。若有菩薩積累功德，奉行六波羅蜜，百劫除漚恕拘舍羅，不如一時聞是三昧。」諸菩薩即受其佛教，持神足飛到竹園中，前為佛作禮，皆却坐蓮花上。如是南方恒邊沙佛等，亦復遣無央數菩薩。西方、北方、東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東北方、上方、下方，如是恒邊沙諸佛等，各復遣無央數一生補處菩薩，令到沙呵樓陀剎土：「有陀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名為釋迦文，今現在一切諸佛境界，深入陀竭慧印三昧三摩越。若有菩薩積累功德，奉行六波羅蜜，百劫除漚和拘舍羅，不如一時聞是三昧。」諸菩薩即受其佛教，持神足飛到竹園中，前為佛作禮，皆却坐蓮華上。

爾時於是三千大千剎土，諸比丘僧及諸菩薩所在遠方，皆來會於竹園在於佛前。

爾時無央數菩薩及四十億比丘菩薩，皆來會於竹園。用是三昧威神故，於是三千大千剎土諸釋、諸梵、諸摩夷亘天、諸遍淨天、一切諸龍王、諸鬼神王、諸犍陀羅王、諸阿須輪王、諸迦留羅王、諸真陀羅王、諸摩睺勒王，是諸王皆各從無央數官屬來到佛所，前為佛作禮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於是三千大千剎土諸天及人、非人，從下上至二十八天，中無空缺，皆悉遍滿。尊弟子舍利弗羅、摩訶目迦蘭、拘提迦栴延、邠耨文陀尼弗羅等，即到文殊師利前，問文殊師利言：「佛向者三昧三摩越，今皆不見，不知所至到處。願為吾等說之！」

文殊師利答舍利弗羅言：「仁者智慧而具足，何以不各各自三昧共推索無央數佛剎，知佛身何如行。」

即時舍利弗羅等各各自三昧共推索無央數佛剎，了不見佛身，亦不知所至到處。舍利弗羅等即從三昧起，復前問文殊師利言：「吾等以各各三昧推索無央數佛剎，亦不見佛身，亦不知所湊。願欲聞知，惟為說之！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賢者舍利弗羅等不知佛所至到處者，悉且安坐。佛須臾頃自當來還。」

爾時佛從慧印三昧起，便動三千大千佛剎。舍利弗羅等便前白佛言：「佛住何三昧？吾等以智慧眼推索佛，了無有能知其處者。」

佛語舍利弗羅言：「佛所至到處，非若阿羅漢、辟支佛等所可知。獨佛自知之耳。所以者何？無念、不動、不搖故。

「舍利弗羅！佛身有百六十二事難可得知。何等百六十二事？非身、無作、無起、無滅、未常有、無有比、亦無所比、亦無行、亦無所至、不可知、亦無習、一切淨、無所有、亦不有、亦不行、亦不住、亦非生、亦非受、亦非聞、亦非見、亦非香、亦非味、亦非細滑、亦無往啟、亦無還答、亦非啟答、亦非心、亦非念、亦非心心念離於心心等、心無所等、無所與、無來、無去、亦非潤、亦非澤淨、不復有、亦非恐、亦非懼、亦非動、亦非搖、亦無造、亦無成、亦非滿、亦非不滿、亦非見、亦非明、亦非不明、亦非冥、亦非不冥、亦非滅、已離滅、於滅中淨、復淨清淨、於色無所有、無愛欲、一切非我、離於非我、住無所住、亦無處、亦無從、亦非無從、亦非法、亦非不法、亦非福田、亦非不福田、亦非盡、亦不可盡、無所有、離於無所有、遠離於字、遠離於嚮、遠離於教、遠離於行、遠離於念、亦非禍、亦非不禍、亦非量、亦非不量、亦非來、亦非去、亦非雙、亦非不雙、亦非猗、亦非不猗、亦非相、亦非不相、無有相、能現相、無諸入、亦非著、離諸著、一切人令得信、不受入住、於諦諦復諦、一切非我度、無所度、淨無所淨、度厄難為無所度，所說、不說二無所等、於等無所等、無量等、與空等、無處等、無生等、不可得等，所安無所安、寂復寂、寂明中復明、於行無轉、能轉行，一切斷諸所著、諸法諦無有二、從本來、無所有，所覺者已諦覺、已度於一切行、行所度無所度，亦非是、亦非不是、亦非長、亦非短、亦非圓、亦非方、亦非身、亦非體、亦非入、亦無所入、亦非世、亦非世所有、亦未曾有見者、亦未曾有知者、亦非去、亦非不去、亦非世因緣、亦非不世因緣，如是身不可獲、亦非有、亦非無、亦無有去、亦無有來、亦非心念、亦非憂、亦非作、亦非不作、亦非諍、亦非不諍、亦非泥洹、亦非不泥洹、亦非行、亦非不行。是為百六十二事。」

佛告舍利弗羅言：「佛身如是。欲想視佛身，無有能見者。所以者何？佛身不可以想見知。」

佛爾時欲曠大慧印三昧於十方，便說偈言：

「是身亦非身，於身已度脫，亦無作無有，壞亦無所得。

一切諸法相，雙亦非不雙，欲見諸佛身，所處皆如是。

不是非不是，非憂非不憂，不取亦不放，不等亦不長，

不樂亦不住，一切無從生，佛身已如是，便能致安隱。

亦非作不可，獲空無有想，亦非色心無，有我亦非一，

於受無所受，於有無所有，一切諸正覺，其身諦如是。

不剛亦不弱，無瑕亦不穢，不斷亦不連，不有亦不壞，

亦無所得於，多少無所亡，欲見諸佛身，一切無塵垢。

不見亦不聞，非香無細滑，不知亦不動，譬之若如影，

住形於一切，曉諸著人心，佛已成其身，一切各如是。

非身亦非體，非等亦非諦，非淨非不淨，諸根無所有，

不藏非不藏，譬如水中月，欲見諸佛身，一切悉如是。

身復與身從，因緣本自然，不生亦不滅，無來亦無往。

不見於三界，然現若如幻，欲見諸佛身，不動亦不搖。

非聲亦非諍，非默亦非寂，非獲未常有，不有亦無彼。

譬如虛空本，自然無所有，見佛已如是，晝夜當供養。

一切及十方，億千諸佛剎，上至廿八天，滿中諸珍寶，

悉以供養佛，乃至無數劫，不如書是經，其福出彼上。

譬如恒邊沙，復倍無數劫，展轉於其中，常等行慈心，

不如曉了惠，解是印三昧，如是無數載，其德過彼上。

若在五道中，展轉無數劫，如是若干劫，一切能悉忍。

不如一時慧，解是印三昧，其福如芥子，在於須彌邊。

若人在三界，生已便長大，一切悉戴之，能忍無數劫。

其身不以勞，不用作勤劇，如是悉能忍，不如解三昧。

譬人生悉遍，復多於劫數，其百劫中沙，一切以為數。

不如晝夜力，行是印三昧，其福欲譬之，不可以比慧。

其如是智者，常與行相隨，於無數劫中，譬之如一塵。

能諦曉了是，慧印三昧者，其福欲譬之，若海取一滴。

莫持色相好，想視欲見佛，莫如著有者，欲見多陀竭，

如須菩提所，見者為見佛，見佛已如是，一切無三千。

「如是，舍利弗羅！多陀竭慧印三昧，諸菩薩摩訶薩於十方無所罣礙，悉使願欲見諸佛，

當內至意，晝夜行是三昧，便見一切十方諸菩薩無央數行三昧門，住於無所罣礙法，是為陀隣尼所猗門，從是中成其相，從是中成其好。如是行者，諸罪蓋悉得除；諸魔事悉已過；佛所說皆審諦；佛所住及所語，無空缺，悉具足；身所行無瑕穢；意念所行淨無垢。若欲曉佛所行，欲解了一切人意，令各得其所，欲起願成佛剎者，當行是三昧。欲得佛頂中光明者，欲起比丘僧者，欲莊嚴其剎土者，自在所欲，作所欲行，當奉行是三昧。所以者何？譬如一切藥樹在所，求索悉具足。是三昧亦如是，菩薩於是三昧中所求索亦悉具足。」
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無上慧為慧王，慧能散諸欲著，是尊慧入慧門，是印經無量慧。

知根行住智地，智無礙智去冥，智消著智說法，經如日照三界。

常等行於三昧，一切著諦所斷，諸三昧慧印將，諸佛者等是種。

欲得寶度無極，願福相福神足，志所願從是得，是三昧諸佛樂。

王樂國及臣下，寶無上寶如來，婬怒垢悉消除，寶三昧說是經。

從我學恭敬意，持淨清除吾我，勇猛者壞生死，持諦法得三昧。

慧能說所當說，持是慧智能多，慧能放光明遍，是經者慧之門。

等能降盡吾我，六十二諸所疑，到佛門無恐懼，便從是相好具。

三尊中佛為尊，獨能說七覺意，為懈怠示現法，是三昧不可盡。

一切法當廣說，入無低陀隣尼，持是法入十方，陀隣尼譬如海。

於是中成施與，戒忍辱及精進，禪智慧不可盡，住是經成無極。

莫恐懼施罪地，及諸魔與惡道，行三昧無能害，如所願得為佛。

菩薩住於是法，以十方為明證，其來者索法器，持是經得法住。

過去佛經是母，當來者亦從是，現在佛從是出，行是者為佛子。

罪垢除行不轉，過第七住法去，其有住是經者，便具足諸佛寶。」

說是法時，三十恒邊沙等諸菩薩皆得是三昧。六十八那術他菩薩諸罪蓋皆除，悉住阿惟越致地，皆得不可盡陀隣尼所入聲。六十億天與人，從本已來未曾起菩薩意，今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，聞是三昧，皆悉願樂。願樂已後，便住阿惟越致地，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。佛爾時便授其決，却後三十億百千劫皆當為佛，號名離於恐怖。諸菩薩各自起願，便得無所從生法忍。然後於其剎土，悉得為佛，皆同一字。

佛爾時三昧遍視眾會，告文殊師利言：「以是故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欲護我法者，當作無所著住，當悔，當持，當說之，常當清淨獨處，不當有所猗。」

文殊師利便從坐起，整衣服，以頭面著地，為佛作禮，白佛言：「我能忍護是無所著法，於菩薩道無吾、無我、不有、亦未曾有、不見、亦不聞、不得、亦不亡。」

爾時眾會中三十億菩薩，皆叉手起住，白佛言：「我等能忍是無數阿僧祇劫擁護菩薩行。」諸菩薩各以身上衣供養佛，便即起願。

佛語彌勒菩薩言：「念若本所願行，於後當持是法。於是三十億菩薩中，八千菩薩能持是法耳。其餘菩薩者，皆剛強，不能持法。於後皆當亂我法，亦不悔，亦不持。彌勒！有七事起菩薩意。何等為七事？一者、起菩薩意。二者、法欲盡時，護法使不盡，起菩薩意。三者、為十方人、非人起哀，起菩薩意。四者、見菩薩便起菩薩意。五者、施與起菩薩意。六者、見他人起菩薩意，便效起菩薩意。七者、聞佛身有三十二相端正、人向讚歎，便起菩薩意。彌勒！是為七事。其可起怛薩阿竭菩薩意，其護法使不盡，其哀十方人、非人起菩薩意，是三昧輩能護菩薩意，疾得阿惟越致。其四輩起菩薩意者，皆為剛強菩薩。」

佛語彌勒菩薩言：「有五法住，疾得阿惟越致。何等為五法？一者、等心於十方人、非人。二者、無所適莫於他人財寶。三者、其有說經法者，沒命從後，終不說其惡。四者、

其有供養衣被，若床、臥具、病瘦醫藥，所當得者，適無所慕。五者、深入微妙法中。是為五法。菩薩住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相。

「復有五法，菩薩住，為剛強。何等為五法？一者、面目無好色，二者、所作皆怯弱，三者、慳貪，四者、諛諂，五者、口但道空。是為五法住，菩薩剛強相也。

「復有五法，菩薩住，知是阿惟越致法。何等為五法？一者無我，二者無人，三者不處法有二，四者不著於菩薩，五者不持想視佛。是為菩薩五法住，疾得阿惟越致。」
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不當貢高，及與嫉妒，妄造非說，索人長短，

亦非口語，及與怯弱，如是曹人，不能護法。

若有行者，在於空閑，能忍微妙，不但口言，

譬若如犀，常樂獨處，如是曹輩，能護後法。

常喜獨處，樂於清淨，譬如怖禽，樂在深山；

不樂供養，譬如虛空，如是人者，能護尊法。

朽棄軀體，及與壽命，何況世間，所有珍寶；

力行精進，於無所著，如是法器，能護後法。

於後來世，當有是人，當自說言，我菩薩行；

志意迷亂，著於世間，不能奉行，護於明法。

我念宿命，提恕竭佛，過於爾時，八十億劫，

爾時有佛，號為光明，為一切人，說是三昧。

第一大會，八十那術，第二會六七十那術，第三會七十三那術，皆悉逮得，阿惟越致。

其佛壽命，住世一億，項中光明，七十踰旬；比丘僧數，九十九億，逮得自在，皆阿羅漢。

爾時有王，典主人民，名為慧上，是遮迦越。

爾時縱廣，閻浮利地，其里數計，二萬踰旬；

四天其數，皆悉如是。

王有采女，六十億人，其子千人，皆悉具足；

其國土名，極樂無厭。

王治諸國，二萬郡縣，國中人民，各有戲園，

常樂安隱，五穀自然，譬如天上，無所不有。

爾時尊王，於夢中聞，有佛於世，名為光明。

從夢悟起，便到佛所，從諸臣下，六十億乘。

爾時從佛，聞是尊經，微妙三昧，諸佛奧藏，

便以諸國，奉上與佛，所當供養，無所乏少。

一切諸國，為佛供養，立起講堂，用栴檀香；

一切講堂，具人供養，所可經行，金薄布地，

具足於八萬四千歲。

不起王事，但供於佛，不樂睡臥，勤力事尊，

亦不起俗，無愛於國。

設使有人，說王功德，日日說之，不能究竟。

所可供佛，不可稱數。

所以者何？悕望三昧，便即獨處，內自思惟：

『今是三昧，甚深微妙，今我不可，在於飲食，

欲得悕望，成是三昧。』

便即棄國，剃去鬚髮，因入深山，受行正戒。

於三千歲，無有休息，行是三昧，未嘗睡臥。

佛天中天，中間所道，所可說法，皆悉啟受。

其光明佛，般泥曰後，國縣起塔，六十四億，

諸塔供養，各五百蓋，七寶交露，及與香華，

諸天繒綵，及與帳幔，挂樹燈火，各有八千。

約省飲食，以為節度，積累其數，八十萬歲。

為一切人，說印三昧，未常從人，有所悕望。

若人讚歎，不用為喜，何況於世，當有愛欲？

若有請者，意常遠離，至心內行，常護後法。

七十那術，與八十億，於是數中，世世逢佛。

如是計數，供養無極，常遇明法，得是三昧。

若有起意，護菩薩行，其欲學者，當如我學。

不稽財寶，欲解微妙，內行至意，無有虛飾。

後來世人，當自說言，我所作業，是菩薩行；

欲得供養，非求法者。

住在有中，言一切空，亦不曉空，何所是空？

內意不除，所行非法，口但說空，住在有中。

說菩薩行，我無所疑，時王慧上，阿彌陀是；

爾時千子，是劫得佛。

今大眾會，於我前者，時皆棄家，悉為比丘。

我念宿命，無數佛時，住於名字，常作沙門，

佛所說經，皆悉諷誦，奉行空事，猗在有中。

如是作行，不可稱數，持想猗住，供養諸佛；

供養如是，不得慧行。

轉意作行，便向慧門，却後與提恕竭佛會，斷吾狐疑，便見平等。

爾時封拜，得諦要決，當於後世，人中為佛。」

爾時瓶沙王第一夫人，名為拔陀斯利，阿闍世之母也，亘那臘者拘隣之女也。瓶沙王第一夫人拔陀斯利便從坐起，前到佛所，為佛作禮，以雜綵珠衣及五百七寶華蓋供養於佛，便自說言：「我於後來世當解是三昧，當持是三昧。其有持是法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我當擁護之，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教一切人發菩薩意，不誹謗於空法，不但口說空，朽身不惜壽命，何況世間所有！」

爾時瓶沙王宮中八千采女及摩竭提國中六萬優婆夷，聞是三昧，皆發菩薩意，皆悉願樂是三昧，然其後世皆當持是法。

佛爾時便笑，若干種色光，色色各異，從口中出——青、黃、赤、白——遍照無央數佛剎，皆覆蔽日月之明，還繞身三匝，便從頂上忽然不現。

爾時拔陀斯利便於佛前讚歎佛，而說偈言：

「在人中無有上，於行中無所等，今三界無有比，佛威神如盛華。

如飛鳥在虛空，若欲笑一切可，所可說皆柔軟，悉飽滿於十方。

口所說如蓮華，人中上悉與眼，今所說無不可，聲軟好如梵天。

今佛笑當何感？」

佛爾時為瓶沙王夫人拔陀斯利亘那臘說偈言：

「我自念無央數恒邊沙劫，爾時於世有，佛名為福明，

教授世間住，壽六十七劫，爾時法王眾，僧復無央數。

時有遮迦越，王名為慧剛，王有兩夫人，一名為月明，

於欲無所索，諸法無所著，棄家行學道，一億歲護法。

如是不可計，於無數諸佛，法欲盡時生，彼護於後法；

然後來世世，恒邊沙佛等，當復於彼處，生護於後法。

遮迦越慧剛，王於阿閦佛，與諸夫人數，皆生於彼國。

悉已護法壽，終後為男子，生須摩訶提，見阿彌陀佛。

八千婇女及，摩竭優婆夷，若法欲盡時，常當護佛法。

壽終後皆得，卅二相如佛，坐於蓮華到，阿彌陀佛前。

是諸婇女供，養當如慧王，然於後來劫，一切無愛欲。

便於後來劫，一切當為佛，教授諸天人，為其說正法。

是時佛剎中，亦無有魔事，其剎無愛欲，亦無三惡道。

常以無央數，諸菩薩為僧，亦不聞道有，阿羅漢之名。

若有人欲護，於諸佛法者，不求欲得名，聞及與壽命。

如是行住者，疾近為菩薩，自在其意願，欲起何剎土。

若等諸菩薩，當起恭敬意，我起恭敬意，無所猗護法。

作是行者便，得去離生死，莫於世間作，習貪著於欲。

我所以於無，數劫以妻子，捨國及頭目，用索佛法故。

無行者用供，養故壞佛法，便展轉起諍，欲得供養故。

時坐八十億，人垂淚而言，若法盡時吾，等當護後法。

說經動三千，剎諸天散華，快善哉世間，人乃聞是經。

一切恒邊沙，無數諸佛剎，滿中諸珍寶，悉以供養佛。

不如一時信，解是印三昧，其福欲譬之，不可以比慧。

不用力及強，可得菩薩行，聞佛尊正法，便起菩薩意。

其有起恭敬，於是尊經者，作行如是者，便疾得為佛。」

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：「後當有幾人能受持是三昧者？」

佛語彌勒菩薩言：「彌勒！若有後來世人持想起功德者，設使我說，若便不樂。」

彌勒菩薩白佛言：「願佛愍傷一切人故，唯為說之！若有諸菩薩諦欲學者，菩薩當護其行，令無缺減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
佛語彌勒菩薩言：「若有菩薩於百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壞敗菩薩行；若有菩薩於千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復起菩薩意，誹謗方等經，亦不解；若於十萬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亦復起菩薩意，不誹謗方等經，亦不諷誦讀之；若於百萬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亦復起菩薩意，不誹謗方等經，亦不諷誦讀之；若於一億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亦復起菩薩意，聞方等經書之，於其中不曉了；若於十億佛已起菩薩意，然後亦復起菩薩意，得方等經書之、諷誦讀之，亦不能得法忍，亦不能得是三昧，亦不樂是三昧；若於八十億佛聞是三昧，持之、諷誦讀之，已於八十億佛前皆起菩薩心，得方等經，持之、書之、諷誦讀之，得是三昧，堅持、無瑕穢奉行之，終不為魔所得，不為罪所蓋。若於阿僧祇劫中所作諸罪，若頭痛，便除其罪。若亂意，若見誹謗，若見輕易，若少得供養，於一世皆畢其宿命罪。若供養阿僧祇佛，然後終不怯弱，心堅住，內曉了，若菩薩有惡道罪，然後所生不端正，便除其罪。若多病瘦，若不為人所敬，生於卑賤家，生於見輕易家，生於貧窮家，生於邊遠家，生於慳貪家，生於外道家，生與怨憎，不可共會，與不解意共會，心多憂念，

在國國相攻伐處生，在郡郡相攻伐處生，在縣縣相攻伐處生，在聚聚相攻伐處生，於種姓諸家相攻伐處生，所可處相攻伐處生，不見善知識，不數聞法，不能得衣被、飯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既得，少少耳。所說可於凡人、不可長者，亦不能解了其意，於功德不能致得增益，數在於譴過中，數為他人所亂，不能得所便供養，若得聞法不解。若見惡夢，於夢中除其宿罪，為罪垢所可摧，魔所可作，不覺魔事，常與不可共會，若有好衣被、食飲，一切諸可持與他人。若於百佛手，自作功德，心無瑕穢，爾時皆壞敗。以是故諦復諦，內起好心，可當忍者一切僧那僧涅，於深微妙法堅住於行，行於後來，世人當持是法。」

爾時可意王菩薩與文殊師利菩薩及六十賢者留於後世，令護後法。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莫行諛諂，猗有所著，當正其意，持慧行住，

深行微妙，住不動忍，當作是行，疾求三昧。

莫作諂猗，遠離著垢，莫貪諸有，樂於所諍；

當行平等，譬如虛空，如是行者，十種力寶。

常當堅意，住於菩薩，當學微妙，佛之奧藏；

一切諸受，慧意無欲，已有是行，得寶三昧。

常當等心，於諸憎愛，視善知識，如見諸佛，

樂於施與，內行平等，有是行者，疾曉三昧。

慧經光明，不可盡寶，住是三昧，不可勝數。

是經之明，過於日光，故說是經，當入尊慧。

譬如日月，諸寶燈明，若如冬月，高山上雪。

譬如釋梵，及與四天，是經光明，出於彼上。

是經除結，及與意罪，降伏眾魔，便得安隱。

神足徹視，得知宿命，曉知一切，人意所欲。

我念宿命，無數劫時，愛欲悉盡，一切無餘。

時佛讚歎，說是印經，當如我學，疾得不久。

若有行者，諦知空虛，內意曉空，其本自然；

作是行者，為著於空，持法行者，遠離於空。

我泥曰後，人當說言，一切諸法，視之若夢。

若持諸法，欲有所譬，其意所起，故為是著。

空無有生，亦無作者，亦無來者，不見有住。

不行是法，著於有中，便自說言，我已知空。

得善知識，從其聞法，衣毛豎起，淚出如言，

今師實尊，是賢者人；轉後便說，百惡之言。

多有卑賤，貧窮之人，望供養故，便自稱譽，

求安名聞，因作沙門，污亂正教，持法弟子。

猗於佛道，便作沙門，作菩薩行，不住菩薩；

譬如海邊，遙視彼岸，行不具者，非是菩薩。

若在空閑，言我行淨，於其內行，不住清淨，

常望供養，親近厚善，便自說言，我是沙門。

若於我道，作沙門者，住於佛法，如水蓮華；

於是經中，行之如法，有是行者，能護佛法。

今可意王，當受我教，莫作著行，如世間人。

遠離世俗，可得佛好，以故囑若，可護後法。

譬如那術，剎土中人，取恒邊沙，皆悉種之。

一一諸沙，皆或為實，是一實者，成一恒沙。

如是計數，千反種之，如是轉計，諸恒邊沙。

計數如是，過若干剎，舉一沙者，以為計數。

以是計數，東方如是，是沙計數，皆令使盡。

十方一切，皆悉如是，如是剎數，諸佛滿中。

一一諸佛，各數如是，一切諸佛，有萬種聲，

於無央數，恒邊沙劫，說經功德，無有盡時。

若人有行，於是經義，常當內意，住是經法，

當諦奉行，如上所說，是經道慧，無有邊幅。

譬如芥子，在須彌邊，若人從海，取水一滴。

說經功德，其譬如是，見經尊故，作無著行。」

爾時可意王菩薩與文殊師利及六十賢者白佛言：「法名為法，何等為法？寧可得知法貌不？」

佛語可意王菩薩與文殊師利及六十賢者：「法法名，善男子！無作之貌也。無作者為何等貌也？不可得之貌也。不可得者為何等貌？不可盡之貌也。

不可盡者為何等貌？無所起之貌也。無所起者為何等貌也？無所滅之貌也。無所滅者為何等貌？無所獲之貌也。無所獲者為何等貌？無所猗之貌也。

無所猗者為何等貌？無所處之貌也。無所處者為何等貌？無所出之貌也。無所出者為何等貌？不動搖之貌也。不動搖者為何等貌？離於動搖之貌也。

離於動搖者為何等貌？無心之貌也。無心者為何等貌？無念之貌也。無念者為何等貌？無二之貌也。無二者為何等貌？平等之貌也。平等者為何等貌？非有之貌也。非有者為何等貌？無所住之貌也。無所住者為何等貌？無所行之貌也。無所行者為何等貌？無懈怠之貌也。無懈怠者為何等貌？法無處所之貌也。法無處所者為何等貌？泥洹之貌也。」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設使是法展轉不相知，何所法當盡者？令吾等護後法。」

佛語文殊師利菩薩言：「起法法想者欲得度，欲得度者住於法，住於法者便處二法，處二法者為滅法之行也。法亦不滅，亦非不滅。我今若等護是後法。」
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已住吾我，便言有世，持想作行，欲脫於世；

起是念者，為住二法，是為惑事，非正法行。

法無作者，亦無壞者，不可見知，亦無人所。

著於有者，因起想行，便自說言，我已忍空；

起想念空，是為非法。

法無所有，便行有法，一切所起，為無所有。

於行寂然，是為法印；於想有動，便即自縛。

法本清淨，便起有法，一切諸法，譬若如響；

著於有者，便處二法。

清淨慧法，慧不得慧，於慧慧中，無有逮者。

一切不見，可起習者，癡慧皆空，俱無所有。

若使自然，當有所有，便可滅壞，就於泥洹，

設使諸法，有所住處，人與非人，皆為泥洹。

若人於世，自取自放，是想非想，而求泥洹；

自起吾我，一切皆爾，所起諸法，亦無識念。

愚癡與智，於是二事，語從口出，為無所有。

起想行者，便惑其中，壞滅生死，欲求泥洹。

心不知心，其本自然，於本自然，亦不知心。

一切諸法，自然如夢，能欲起行，持有作諦；

起有法者，非是諦行，滅行法者，非是諦法。

假令滅行，為是諦者，諸起有法，皆當為佛。

佛所覺者，為無所覺，所可說法，為無所說，

所可度人，為無所度；佛為諦見，無所起法。

設使泥洹，當為是色，佛諸弟子，悉當在中。

假令泥洹，為常住法，大哀四等，皆成蠕動。

一切人人，不能相見，於世自號，持我作人，

諦視世間，無我無人，空無所著，是為泥洹。

偶皆言者，自呼為諦，壞敗滅受，欲得為道。

已不起法，便為一法，持有行法，處是四諦。

諸佛所處，皆處一法，坐於佛樹，何有四諦？

如是行者，不曉菩薩，作行如是，壞敗佛法。

作沙門者，當如其法，所可愛欲，不當積積。

欲成三昧，諦其行者，譬若如犀，常樂獨處。

八十億佛，人中之王，行是三昧，諸佛悉知。

若有尊天，已見諦者，晝夜擁護，持法之人。

經不可盡，照明一切，入是法藏，無端底門。

其有信行。是三昧者。常於夢中。與諸佛會。」

佛爾時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「若有人欲得菩薩道者，菩薩當奉行是三昧。若欲成相，若欲成好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法不共，若大哀、無所著，欲得自然慧眼，若欲成比丘僧，若欲成菩薩，若欲成佛剎，若欲得慧陀隣尼一切人所可說聲，欲離於世，欲知一切人所可道，欲得力，欲得曉了三昧，當奉行如上所教，即為如佛，如將，如大將，如將中將，為一切上，為一切大哀，為怛薩阿竭，所可說皆平等、無量等、與空等、無處等、所說等、人中上。所以者何？我住於是三昧，提和竭佛時，我已得佛道。」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設使提和竭佛時得佛道，何復為世間？」

佛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「用三事故在於世間。何等為三？一者作佛事，二者度十方人、非人，三者不違本願。我爾時已得佛道，為泥洹已。」
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行是三昧，於無底念，疾得為佛。

一切十方，無央數佛，護持法者，

便悉得聞，無量無底，諸經正教。

持是經者，便得無極，陀隣尼門。

欲知人聲，諸慧三昧，當於是經。

四諦度脫，無所著慧，能伏諸有，

無起無滅，無有處所，能致清淨；

便逮相好，一切功德，及十種力。

欲解微妙，諸深慧法，當行是經。

欲得解了，一切世人，墮於冥者；

欲諦教人，除其婬怒，清淨行者；

當於是經，晝夜勤力，作無上行。

當樂精進，於廿一日，奉行印經，莫持懈怠，及與安隱。

欲求是法，常持柔軟，無嫉妬意，在於空閑，

以法施與，持戒供養，便得其願。

等意自守，示一切人，以三昧經，莫樂愛欲。

譬如蓮華，不著於水，堅住精進。

譬如飛鳥，在於虛空，行是已後，便得無極，陀隣尼門。」

說是經時，三千剎土六反震動。諸天億百華、香、伎樂，及與幢、幡、繒、蓋、交露、七寶、瓔珞、金敷色華及摩尼寶、水精、琉璃以供養佛。一切尊天、諸天玉女，及龍、鬼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比丘僧、優婆塞、諸優婆夷，皆大歡喜，悉棄捐家，放捨所有妻子、諸寶，起菩薩意，於一那術說行菩薩，不能究竟。其起菩薩意者，皆得阿惟越致。無央數恒邊沙人皆得阿羅漢。十方諸飛來菩薩皆得歡喜去。

佛說是經法時，阿僧祇人皆發菩薩意。八十那術人皆得阿惟越致。三億六萬菩薩得是三昧。無央數人皆得阿羅漢道。可從十方諸來菩薩皆得是三昧。

佛爾時說經已竟，可意王菩薩、文殊師利及六十賢者、瓶沙王夫人跋陀斯利亘那臘、諸天人民、龍、鬼神、阿須倫，聞經皆大歡喜，前為佛作禮而去。

佛說慧印三昧經

此三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